

从构式语法理论看汉语词义研究

A Construction-based Approach to Chinese Lexical Semantics

王惠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chsw@nus.edu.sg

一、 构式语法理论

最近十多年来，国际语言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采用构式语法（Construction Grammar, CG）理论进行语言分析。该理论的主要观点可概括为：

（1）语言的基本单位是形式-意义结合体——结构式（constructions）

结构式，本是传统语法中的一个术语，自 Aristotle 时代以来，一直是语言研究的主要对象。现在，CG 理论对其重新作了定义，用来指称语言中各种约定俗成的“形式-意义”结合体，如语素、合成词、成语、习惯用语和半固定短语，也包括搭配格式与句式等等。任何语言表达式，只要它的形式、意义或用法不能从其组成成分或其他结构式中推知出来，就都属于“结构式”的范围。

（2）结构式本身具有独立于其组成成分——词汇之外的意义

构式语法认为，整体意义大于部分之和，句子意义不能只根据组成句子的词汇意义推知出来，句法结构本身也表示某种独立的意义。比如，双宾结构“Subj [V Obj1 Obj2]” (*He gave her a cake; He baked her a muffin.*) 表示“有意识地给予” (intended transfer or giving)。CG 理论还进一步指出，就像词汇中存在多义词和同义词一样，句法结构既有多义的（有基本义和隐喻引申义），也有同义的。

句法结构上的任何差异，都直接反映了所表达的意义不同。需要指出的是，“意义”在这里既包括语义信息，也同时包含焦点、话题、语体风格、方言差异等语用内容。因为它们和语言形式的关系都是约定俗成的，是句法结构本身所具有的表达功能。

（3）构式语法的目的是全面描述语言事实（full range of facts）

在这一点上，构式语法与当前的主流理论——生成语法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后者忽略不同形式之间的语义差异，认为语言形式是独立于语义或话语功能而独立存在的自主系统，对“核心语法”中那一部分简单、规则、普遍的语言形式的研究就可以揭示语言本质。构式语法则特别强调语义，非常重视所谓的“边缘语法”。目前研究热点更是集中在词汇语义和不常用标记句式上，认为对这些特殊格式所表达的丰富语义/语用信息的研究将有助于揭示语言普遍规律，从而全面解释各种语言现象。

总的来说，构式语法既有一种开放的语言哲学观，又具有一套严格的基于合一运算的形式表示方法，主张把语法与词汇、语义、语用、韵律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这无疑是给当前的语言研究带来了一种新的视野和新的方法。利用它，我们可以来解释一些先前不好解释、或先前想不到去解释的语言现象（Goldberg 1995, 2002, 2003）。

近年来，构式语法已经开始引起汉语言学界的日益关注。张伯江（1999，2000）、沈家煊（1999，2000）、刘丹青（2001）、李淑静（2001）、陆俭明（2002，2003）、石毓智（2003）等将该理论方法与汉语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对汉语的一些特殊句式进行探索，不仅有益于汉语语言学的理论建设，也更深入地发掘和解释了汉语里固有的事实和规律。

但遗憾的是，运用构式语法理论进行汉语词义分析的成果至今尚未没有见到。实际上，构式语法很大部分是从 Fillmore 的框架语义学(frame semantics)和认知语义学(Lakoff, 1987)发展出来的，特别强调语义。Fillmore, Kay & Connor (1988) 甚至明确提出地把构式语法的研究重心放在对词汇语义的研究上。本文在这一方面做一些初步探索。

二、结构义与词义

按照现有的词汇语义学理论，句法表现是主要动词的投射结果。比如，give 是三价动词，在句中就要求 3 个论元角色与之共现：给予者(或施事)，接受者，给予的物体(或受事)。

(1) He gave her a cake. (他给她一块蛋糕)

可是，我们知道，有时非三价动词也可以出现在双宾句子中，如：

(2) He sneezed the napkin off the table. (他打喷嚏把餐巾纸吹到桌子下面了)

(3) She baked him a cake. (她为他烘焙了一个蛋糕)

例(2)中的 sneeze 是个典型的不及物动词，例(3)中的 bake 本来也不能带间接宾语。为了解释这两个句子的合法性，就不得不为动词增加额外的特殊义项：sneeze 表示“X CAUSE Y to MOVE Z by sneezing”(X 通过打喷嚏使 Y 移动到 Z)；bake 表示“X INTENDS TO CAUSE Y to HAVE Z by baking”(X 通过烘焙的行为有意识地使 Y 拥有 Z)。

如此一来，sneeze, bake 都成了含有歧义的动词：基本义及其在上述句式产生的临时动态义。这样处理显然难以令人信服，不仅与我们的语感相违，也难以解释这样的现象：这些用法只出现在特定的句式中。

相比之下，构式语法对这种现象的处理则更加合理。它认为整体意义大于其组成成分意义的简单相加，句法结构本身具有某种独立于词义之外的意义。比如，传递、致使移位、结果义都是双宾结构本身具有的结构义，该结构式中要求有 3 个论元：施事、受事和接受者。这样，就不必为 sneeze、bake 专门设立一个仅仅适用于该结构的特殊词义了。

这种分析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应重视结构义与词义的区别，不能把结构义强加到词义上。如果用这一标准来看现有的汉语词典释义，类似于 sneeze, bake 的释义错误还真不少，下面我们结合具体实例来进行分析。

汉语中，“有+光杆名词 N”具有一种特殊的结构义。对此，《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作了明确的说明：

【有】1. 表示领有，具有。b) 有些名词跟“有”结合，…有程度深的意思。

他可是～年纪了 | 这个人～学问 | 你比我～经验。

谭景春(2000)进一步指出“程度深”的意思是：不仅领有名词所表示的那种事物，所领有的那种事物数量大、质量好。例如：

这个人有学问=这个人的学问大

有年纪了=年纪大了

有经验=经验多

有年头儿=年头儿多

有人缘儿=人缘儿好

对于这种现象，《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却错误地把这种结构义当作动词“有”的词义，并为此专门设立一个义项：

【有】⑤表示多，大：～学问 | ～经验 | ～年纪了。

显然，“有”的“表示大、多”的意义仅仅适用于“有+光杆名词N”这个特殊结构式，离开了这个结构，“有”就没有该义，如：

有一丁点儿学问
有两套西服
有了一张桌子

有时，《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还把这种整体结构义归入有关名词的词义中，如：

【年头儿】②多年的时间：他干这一行，有～了

“多年的时间”显然不是“年头儿”的意思，其中“多年的”是“有+年头儿”这个结构产生的。其实“年头儿”就是“时间”的意思，因为还可以说：

年头儿不短。
年头儿不长。

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如：

【风度】美好的举止姿态：有～ | ～翩翩。

尽管“风度”现在多用于好的方面，但基本上还是个中性词。因为它可以和“气质”或“举止”对举，还可以说“风度欠佳”。“风度”本身并不含有“美好的”意思，“美好的”是“有+风度”这个结构赋予的。

【人缘儿】跟人相处的关系（有时指良好的关系）：没～ | 有～ | ～不错。

“人缘儿”只有在“有人缘儿”中才指“良好的关系”，“良好的”也是结构带来的。因为我们还可以说“他的人缘儿很差”。

此外，因为没有自觉地区分结构义和词义，还造成了《现汉》释义体例不一。同样的现象，有的增加了义项，有的又没有，主观随意性较大。比如：可以出现在“有+光杆名词”这个结构中的有些名词则没有像设立一个专门的义项：

【日子】②时间（指天数）：他走了有些～了。

“有日子”也可以表示“有好长时间、时间长”的意思，比如“咱们有日子没见面了”。词典中并没有给“日子”增加一个义项“多天的时间”。类似的情况还有：

【学问】②知识；学识：有～。

【年纪】（人的）年龄。

【经验】①由实践得来的知识或技能：他对嫁接果树有丰富的～。

【运气】①命运。

【钱】④钱财：有～有势。

【眼光】②观察鉴别事物的能力；眼力：这辆车挑得好，你真有～。

因此，我们在分析词义时，要注意区分哪些是结构意义，哪些是词汇意义。结构义是词的临时言语义的产生途径之一，但只有那些摆脱了特定结构的意义，才能是词义，在词典中

设立单独的义项。这对提高词典释义的质量也是非常有益的。

三、动态义与词义

词义对客观事物的反映是抽象的概括。用概括的、数量有限的词语去表达具体的、无限的事物，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更准确地表达思想，人们就有意识地将词义灵活变通使用，使之产生种种变异。一个词本来没有某项意义，使用到某一个特定的结构中却可以表达某一项意义，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动态义”（也称“临时义”、“言语义”）。

古代注疏中的“随文释义”、“缘事生训”、“因文诂义”，不少揭示的就是词义中这种临时产生的动态义，其中常见的一种词义变异就是“词类活用”引起的。如：

- (1) 夫子所谓生死而肉骨。（《左传·襄公二十二年》）
- (2) 孟尝君客我。（《战国策·齐策》）

例1中的“肉”是名词的使动用法，义为“使……长肉”；例2中的“客”是名词的意动用法，义为“以……为客”。

这种词类活用现象不仅在古代汉语中经常可以遇到，现代汉语中也仍存在。如：

- (3) 老拴，就是运气了你。（鲁迅《药》）
- (4) 密密的人群混浊了空气。（王安忆《本次列车终点》）

例1中的“运气”、例2中的“混浊”由于处于“SV0”格式中的谓语位置上，临时改变了词性，同时引起意义的变化。

这种现象显示了人们语言交际中的灵活性，但所产生的词义必须在特定的结构式中才能应用，离开了上述语法位置，就不再存在。因此，不能把它们看作词本身的意义，词典里也不应把这些由于临时产生的动态义处理为单独的义项。下面，让我们由此视角来看看汉语中的一些具体现象。

表示可量化的（measurable）属性值的反义词两方在分布上是不平衡的，表示程度高的或‘积极’意义的一方的词义范围可以包括消极意义一方的，相当于整个概念范围。对于这种现象，很多学者都已经注意到了，黄国营、石毓智（1993）的描述更是非常细致：“有反义关系的一对词的其中一方承担了另一方的任务，……比如，问句‘小张有多高’不论是多高多低都问到了，这时的‘高’就摄入了‘低’的语义。表示量大的、多的可以摄入表量小的、少的语义，反过来就不行了”。

上述描写与观察无疑是很准确的，但反义形容词之间为什么会存在这种词义差异？以前的研究没有谈到。我们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二者的分布范围不同，所谓表示程度高的或‘积极’意义一方的词义实际上是词义本身加上结构义。因为，它们可以自由地进入表示估量或比较的结构式“有+数量 NP+ Adj”，而表示程度低的或‘消极’意义一方的形容词则不可以，试比较：

- | | |
|--------------------|-----------------|
| (5) a. 这张桌子有两米长。 | b. *这张桌子有两米短。 |
| (6) a. 这条鱼有三斤重。 | b. *这条鱼有三斤轻。 |
| (7) a. 这口井有十米深。 | b. *这口井有十米浅。 |
| (8) a. 小李有他哥哥高。 | b. *小李有他哥哥矮。 |
| (9) a. 这个礼堂有五个教室大。 | b. *这个礼堂有五个教室小。 |

在这些特殊的结构中，正是因为有了数量短语表示具体的属性值，“长、重、深、高、大”等词才能由属性值提升为上层的属性，分别解释为“长度”、“重量”、“深度”、“高度”、

“大小”。如果一旦离开数量短语，这些词也就只能表示其原有的属性值意义，而不能代表属性，从而失去了表示“整个概念范围”的意义。如：

- (10) a. 这张桌子长。
- (11) a. 这条鱼重。
- (12) a. 这口井深。
- (13) a. 小李高。
- (14) a. 这个礼堂大。

由此可见，程度高的或积极意义的形容词所表示“整个概念范围”的意义，实际上是它在“有+数量 NP+ Adj”这个结构中临时获得的动态义，不应看作形容词本身的词义，如：

- 【远】①空间或时间的距离长（跟‘近’相对）：广州离北京很～|眼光要看得～。
- 【粗】①（条状物）横剖面较大（跟‘细’相对）：～纱|这棵树很～。
- 【热】②温度高；感觉温度高（跟‘冷’相对）：～水|趁～打铁|三伏天很～。
- 【浓】①液体或气体中所含的某种成分多；稠密（跟‘淡’相对）：～墨|～茶。
- 【硬】①物体内部的组织紧密，受外力作用后不容易改变形状（跟‘软’相对）：坚～|～木|～煤。

但由于没有自觉地区分动态义与词义本身，不同的编纂者对这类形容词的解释就难免具有一定的随意性，《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中有时就把动态义误作词义，设立一个专门的义项，如：

- 【长】②长度：南京长江大桥气势雄伟，铁路桥全～6 7 7 2 米。
- 【宽】②宽度：我们国旗的～是长的三分之二|这条河有一里～。
- 【高】②高度：那棵树有两丈～|书桌长四尺，宽三尺，～二尺五。
- 【重】①重量；分量：这条鱼有几斤～？
- 【厚】②厚度：下了二寸～的雪。
- 【深】②深度：这里的河水只有三尺～|这间屋子宽一丈，～一丈四。
- 【大】②大小：那间屋子有这间两个～|你的孩子现在多～了？
- 【快】②速度：这种汽车在柏油路上能跑多～？

这种前后矛盾的做法，显然不利于读者掌握正确的词义。

当然，词义和动态义也并不是截然对立、毫无关系的。事实上，“许多言语义是在语言义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有一些言语义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展成语言义”（符淮青 1996）。例如，“后门”一词原指“房子或院子后面的门”，后用来比喻舞弊的途径，这个意义后来广泛应用，为社会所接受，能在不同的场合重复出现，成为语言义。

- 【后门】①房子或院子等后面的门。
- ②比喻通融的、舞弊的途径：走～|开～。

在特定结构式中产生的临时动态义，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进入词义系统，发展成为了新的词义，目前还没还有一个明确的判断标准，需要进一步研究。

我们认为，判断一个动态义是否变成了新的词义，要考虑到很多方面，如重复出现的频率、被语言社团接受的广泛性等等。但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则是该义是否摆脱了某个特殊结构，而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分布空间。只有那些摆脱了特定结构的意义，才能是词义。

四、 配价分析

依据目前的主流语言学理论（如 GB, LFG, 语义角色或题元理论等等），谓词在句中处于核心重要的地位，其内在的论元要求（配价）决定了补足语的数量及种类。一价动词在句子中有一个补足语与之共现，如“走（小丽走了）”；二价动词有两个补足语，如“写（小学生写作文）”；三价动词有三个补足语，如“给（小李给她一个苹果）”。

但谓词的配价是根据什么得到呢？许多语言学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的理论方法。俄罗斯学者阿普列相（1974）认为，配价是一种语义现象，是从词汇意义中直接引出的。比如，对“租”这一情景来说，必不可缺少的配价是五个：承租者，所租的东西，出租者，租金，租期。这五项缺一不可。如缺少其中某一配价，“租”这一情景会变为另一情景。如，缺少“租期”这一配价，“租”就会变成“买”。但另一方面，他在界定语义配价概念时又说，一个词的语义配价是把句法上相关的一些词与这个词结合起来的配价特点。在阿普列相的理论中，语义配价的实质是个没有说清楚的问题（转引自：郭聿楷 1999）。

我们觉得，配价显然是与句法关系相联系的现象，动词与其他词语的组合，说到底必须在语句中实现。比如，下列例句中的“高”、“吃”是几价呢？

- (1) a 张三高。
 b 张三高李四一头。
- (2) a 他吃了一个苹果。
 b 他吃了小李一个苹果。

对此，张国宪（2002）认为，（4a）里的“高”只有一个论元（或说“配价成分”），但在（4b）里则有三个论元，因此可以出现在双宾结构中。陆俭明（2002）也指出，（5a）里的“吃”，具有两个论元：施事和受事；而在（5b）里则具有3个论元：施事、受事和与事，因此可以带两个宾语。这也就是说，“高”由一价形容词变成了三价形容词；“吃”由二价动词变成了三价动词。

显然，这里存在一种严重的循环论证：首先，根据动词在句子中与 n 个名词成分共现说它具有 n 个论元，是 n 价动词；然后又说，该动词在句子中之所以要求与 n 个名词成分共现，是因为它的配价数为 n 。

对此，构式语法提出了另外一种解释：**b** 例中的3个论元是直接由双宾式的整体结构意义所带来的，与谓词本身的语义特征和论元要求无关，因此，谓词在上述句子中并未发生所谓的论元（“配价数”）变化。张伯江（2000）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动词的配价观在揭示句式语义方面是力不从心的，论元结构更多的是句式的要求而不是动词的要求”。

这种解释不仅避免了循环论证和随意性，说一个形容词（如“高”）是一价形容词，一忽儿又成了三价形容词；而且进一步指出了动态论元的存在条件——只有在特殊的结构式（比如“动词+名₁+名₂”双宾句式）中，这种情况才有可能出现。

五、 词义研究方法在语法分析中的应用

“语义和语法”不仅是构式语法的核心，也是其他现代语言学理论所共同关注的研究课题。这是在处理这些基本问题的方法上的不同，展示了构式语法与其他理论的本质差异。

构式语法首次明确提出，语素、词、习惯用语、半能产的搭配以及句式都是约定俗成的“形式-意义”结合体。作为连续统的两端，词汇和句法结构的本质上是相同的，它们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都是以某种形式表达了人类认知对现实的反映。词反映了人类认识世

界的基本概念，论元结构则反映了相关的动态场景：某人传递某物给某人，某物致使某物移动或改变状态，某人经历某事，某事经历了状态或位置的改变等等。

这种认识令人耳目一新，使我们进一步推论，既然结构式的意义与词义的形成都跟一个民族的认知方式有关，那么，句法结构与词汇之间应该具有一定的共性，比如，都存在多义、同义、反义和同形等现象。这也就是说，词义分析方法也可以用于语法研究。下面，我们结合多义和同形两个方面的实例加以说明。

5.1 多义现象

与词汇中存在多义词一样，句法结构也可以是多义的，即用相同的形式表示彼此不同但密切相关的一组意义。比如，英语双宾结构（Subj V Obj1 Obj2）的基本义是“有意的给予性转移（transfer or giving），如上文中的例（1）。由此，还可以引申出来一些其他相关的意义：

- (1) a. Liza guaranteed Zach a book. (If the guarantee is satisfied, Z. will receive a book)
- b. Liza refused Zach a book. (Liza caused Zach not to receive a book)
- c. Liza cost Zach his job. (Liza causes Zach to lose his job).

(a)表示一旦条件满足，就会发生 transfer，(b)表示 transfer 将不再发生，(c)表示 giving 的反义关系，即发生了 taking away。即使 *Cry me a river* 也可以通过隐喻表示 giving。

与英语的双宾结构表达的“给予”义不同，汉语的双宾结构虽然也是表示“有意识地使客体的所有权发生转移”，但转移的方向则是多样的，既可以是“给予”义，也可以是“取得”义，甚至二者皆可（张国宪 2001，陆俭明 2002，石毓智 2003）。如：

- (2) 我给他一本书。
- (3) 我拿他一本书。
- (4) 我借他一本书。

从这个角度来说，汉语的双宾结构是多义的，句子的意义主要由谓语动词本身的词义特征决定。比如，例（2）中的动词是“给予”类的，整个句子的意义表示物体从“我”到“他”的转移；例（3）中的动词是“取得”类的，整个句子的意义表示物体从“他”到“我”的转移；例（4）中的动词“借”双向的，就直接导致了句子的歧义，既可能是“我借给他一本书”，也可能是“我从他那儿借一本书”（石毓智 2003）。

5.2 同形结构式

与多义现象相关的则是同形，即同一个结构式表示彼此无关的一组意义。

陆俭明（2003）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层次构造和语法结构关系相同的同样的词类序列能形成各自表示不同“句式意义”的不同句式？

我们认为，其实这正是同形现象在句法中的反映。比如说，“山上架着炮”既可以表示存在，表静态（意思是“山上有炮”），又可以表示活动，表动态（意思是“山上正有人在架炮”），其原因就在于“NP_L+V+着+NP”结构是存现句的典型形式，同时又可能是SV0 语序中的谓语部分（状中结构）。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如汉语中的“N+N”结构，既可以表示隶属关系，也可以表示性质或类属关系，因此，“大衣扣子”，有两种意思，一是相当于“大衣上的扣子”，扣子是大衣有机的组成部分，个儿有的大，有的小——如袖口上的扣子就小；另一种则相当于“大衣上专用的扣子”，个儿都是大大的（陆俭明，2003）。

六、结语

作为近年来新兴的一种语言学理论，构式语法已在国际语言学界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它采用一种开放的语言哲学观，首次明确提出把词汇、语法、语义，甚至语用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既有一套严格的基于合一约束的形式描述系统，又对各种语言现象认知-语义基础进行解释。其突出贡献是突破了单纯结构分析的局限，使语言中的形式-意义关系得到很好的说明，并追求把描写和解释结合起来。

本文正是在这种理论背景下，探索着以新视角与新思路来进行词义研究，一方面从上向下看，在整体结构中挖掘词义特征、论元（配价）要求，描述词义的分布规律与动态变异，另一方面则从下向上看，借鉴词义系统的分析方法，描述和解释句法结构之间存在的各种语义关系，如多义、同义、反义、同形等现象。这是以前的汉语词义研究中所没有的，需要进一步的深入探索。

参考文献：

- 符淮青（1996）《词义的分析 and 描写》，北京：语文出版社。
- 郭聿楷（1999）语义格与语义配价，《外语与外语教学》第1期，pp19~21.
- 黄国营，石毓智（1993）汉语形容词的有标记和无标记现象，《中国语文》6期，pp401~409.
- 李淑静（2001）英汉语双及物结构式比较，《外语与外语教学》第6期。
- 刘丹青（2001）汉语给予类双及物结构的类型学考察，《中国语文》第5期。
- 陆俭明（2002）再谈“吃了他三个苹果”一类结构的性质，《中国语文》第4期。
- （2003）句式语法理论与汉语研究——兼论语法语义动态性，初稿曾在“第二届肯特岗汉语语言学圆桌会议”（2002.11，新加坡）会上发表。
- 沈家煊（1999）“在”字句和“给”字句，《中国语文》第2期。
- （2000）句式和配价，《中国语文》第4期。
- 石毓智（2003）汉英双宾结构差别的概念化原因，《外国语》，即刊。
- 谭景春（1998）名形词类转变的语义基础及相关问题，《中国语文》第5期，pp368~377.
- （2000）词的意义、结构的意义与词典释义，《中国语文》第1期，pp69~78.
- 张伯江（1999）现代汉语的双及物结构式，《中国语文》第3期。
- （2000）论“把”字句的句式语义，《语言研究》第1期。
- 张国宪（2001）制约夺事成分句位实现的语义因素，《中国语文》第6期。
- （2002）三价形容词的配价分析与方法思考，《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
- Fillmore, C., P. Kay, & M. O'Connor (1988) *Regularity and idiomatcity in grammatical conditions: The case of LET ALONE*. *Language* 64: 501-38.
- Goldberg, Adele (1995) *Construction: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The University Chicago Press.
- （2002）Construction Grammar. *Encyclopedia of Cognitive Science*. Macmillan Reference Limited Nature Publishing Group.
- （2003）*Construction: A new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language*,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
- Lakoff, George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